責任編輯：李岐山 2017年3月25日 星期六

請纓派駐廣西深山 逐戶探訪精準識別

無手幹部扶貧 踏天路拔窮根

■廣西南寧市古春村村落之間相距較遠，為進村入戶識貧，黃立溫一年騎壞了兩台摩托車。圖為殘障的黃立溫在村路上騎行，承受着肢體及精神上的考驗。 受訪者供圖

扶貧故事

從廣西南寧上林縣縣城驅車前往古春村的路程，很多路段一旁是山壁，另一旁是陡峭的山崖，其中一大段更異常艱險，被當地群眾稱為“天路”。為了解決當地群眾的貧困問題，這段即使是常人走起來都感到困難的“天路”，殘障人士黃立溫一周卻要走上四五回。黃立溫多年前因意外失去雙手，是上林縣殘聯辦公室主任，現被派駐糖紅鄉古春村任扶貧專幹。一年多來，黃立溫不但是帶領當地村民脫貧的好手，他還身體力行，讓當地村民“信窮根可挖，知未來可期”，激發起大家脫貧致富的積極性。 ■香港文匯報記者 曾萍 廣西報道

窮不怕就怕窮慣 扶貧首先須扶志

“窮不怕，就怕窮慣了。”黃立溫說，扶貧工作中最難的就是“扶志”，“脫貧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，很多村民因為窮也沒什麼文化，往往對於脫貧沒有信心、沒有毅力，所以我開展扶貧工作的首要任務，便是給鄉親們扶志。”

藍喜民是古春村轄下康莊村的村民，妻子患有大脖子病，早些年在政府農村危舊房改造政策扶持下，全家從山頂搬了下來，在三間政府幫忙改造的房子裡，最值錢的東西便是一台殘破的12英寸廢舊電視。黃立溫上門做扶貧動員時，還未開口，藍喜民便先給他潑了一盆冷水：“我們之前養雞發雞瘟，養牛沒牛欄，養蜂又空巢，搞不好的。”說完擺擺手，撂下黃立溫自己出門收花生去了。對於藍喜民這種家徒四壁、沒有技能又沒有信心的群眾要如何幫扶，黃立溫確實覺得有點犯難。他跑去找生產隊隊長黃天軍和村裡的幾名老黨員商量，於是眾人一合計，決定先幫藍喜民搭建牛棚，再找政策申請資金購買母牛。

想法有了，實踐起來並未如預期順利。原來藍喜民家周圍的地全是別人的，想要蓋牛棚，還得徵得主人同意。黃立溫又冒着雨找到村裡的養殖大戶韋俊華，看到黃立溫從摩托車扣套裡抽出的無手雙臂，韋俊華深受感動：“那麼大的雨，我都想像不到他是怎麼騎過又陡峭又濕滑的山路。”為此，韋俊華不僅同意讓出自家空地，而且當場決定資助藍喜民3,000元人民幣搭建牛棚。

“一個沒有手的幹部來我們村搞扶貧，他能行嗎？”剛聽說黃立溫要作為古春村扶貧專幹時，該村村支書韋俊勤不免在心裡犯嘀咕。2015年上半年，全國正掀起精準扶貧攻堅戰熱潮，在殘聯工作多年的黃立溫因覺得自己還未在基層鍛煉過，便主動請纓要到一線扶貧。

剛開始，領導顧慮到黃立溫的特殊情況，還專門找他談話：“你有這份幹勁組織很認可，但是貧困村條件十分艱苦，你身體不便，要不要再想想？”“我1997年就到殘聯工作，18年來積累了不少幫助殘疾人融入社會的經驗，身體不便我能克服。”黃立溫的堅定打動了領導，他還申請到最窮的村鎮。

一年跑壞兩台摩托車

古春村在上林因偏遠、貧窮而聞名，想要進村入戶並不容易，必須借助交通工具，而在當地最普及、便捷的交通工具便是摩托車。然而，騎摩托車對黃立溫來說並不容易，為了克服入村的“第一道坎”，黃立溫想出一個法子：他讓同事在車把繫上布膠帶，然後裝上扣套，騎車時把手綁在車把上。這樣的騎法，在平路上倒是平穩，但若想在山高坡陡、彎多路窄的古春村村道上騎行，只要稍微有差池，無異於拿生命開玩笑。

黃立溫每次從縣城到村裡2個小時的路程，可知承受着怎樣的精神和肢體考驗。從2015年10月進村精準識別貧困戶開始，短短一個多月時間裡，黃立溫騎車跑遍了古春村下轄的10個自然莊，對246戶人家進行識別登記。“因為路太難走，進村扶貧一年多，我都跑壞了2台摩托車了。”黃立溫雖語態輕鬆地說，但對於收入不高的基層公務員來說，報廢2台摩托車的花費不菲，但是為了盡早幫助當地貧困民眾脫貧，他覺得自己小小的損失不值一提。

為了能入戶識貧，就連車子進不去的地方，黃立溫就靠雙腳堅決要到，甚至山路太過陡峭，他還和村幹部一起拉着繩子爬過山壁。

穿越野草滿臉被蚊叮

村民藍子野原本的舊房子就在半山腰上，當時沒有路能直通他家，山腳又都是足有一人高的野草，黃立溫就把筆記本夾在腋下，扒開野草慢慢爬上去，等到了藍子野家門口才發現，自己臉上早已被野蚊子叮得滿臉包了。“古春村到處都是山地，村民們居住得很分散，有的房子甚至在半山腰沒有路，不注意的話他們就有可能因為漏掉登記，而得不到相應的扶持。”

如今經過精準識別，藍子野一家已搬離舊房子，住進了政府扶貧改造的新房，並在黃立溫幫助下加入合作社，通過貼息貸款養了6頭野豬、500隻雞，形成規模後，這個原本每年收入僅2,000多元的十二口之家的經濟情況將會得到顯著改善。